

## 田汉:永嘉路创办南国艺术学院

● 马信芳

不论中国戏剧史、中国电影史,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,田汉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。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,田汉为其开拓和发展,特别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(日后成为国歌)的诞生,都与上海徐汇结下不解之缘。93年前,在永嘉路上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,正是他在上海徐汇发出的又一耀眼光芒。

田汉是1922年9月从日本留学归国踏上上海这块大地的。而后,他创办杂志、成立南国社,成为中国南方推动演剧的先锋。自此,撑起中国现代戏剧的大旗。

1927年冬,田汉和欧阳予倩、徐悲鸿等40余人在沪正式成立南国社,并通过《南国社简章》,确定宗旨是“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”。接着,田汉、欧阳予倩、洪深等南国社主要成员为“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远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材”,一起创建了南国艺术学院。

这是1928年年初,南国艺术学院在

沪诞生。校址就在上海旧法租界西爱咸斯路371号(今永嘉路371弄内石库门大宅),和沿马路的371至381号。当时,田汉居住于371号底楼。这条弄堂,总共不过三五幢石库门式的房子。除房东自留一幢外,余下的都租给学校作校舍,于是弄堂口便成了南国艺术学院的大门。弄口上方,横挂的匾额,上书“Academie du midi”一行法文校名,是田汉的手笔。

南国艺术学院有两大特色,即提倡学生自学和学生治校,所以教师不多,也没有一个教职员,日常事务,均由学生分担。学院的图书室,实际上不过是两大架日文书籍,是田汉先生的私人藏书,插在架上,供同学们自由取阅,阅后自动归还,既不派人管理,也不需要办理借书手续。

田汉是学院的“灵魂”。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院的事业中,以自己替报纸编副刊的编辑费来补贴学校日常的开支。他上课最为勤奋,讲学侃侃而谈,今天讲培根哲学,明天又谈莎士比亚和易卜生。他向学

生讲解《元曲选》中的关汉卿、马致远等剧作,有时还会扯到历史和政治经济学。

然而好景不长,是年夏天,中共党员黄日葵被捕入狱,他是田汉“少年中国”时代的老朋友。田汉得知,为他作保。黄出狱后,设法逃亡日本。作保的田汉遂为法巡捕房拘禁,后设法交了巨款才保释出来。继田汉后,学生张曙也受牵连而被捕。学院又遭法巡捕房搜查,弄得人心惶惶。而这时,学院人不敷出,连交房租和水电费都困难。

就这样,南国艺术学院成了一所短命的学校,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压迫下,随着第一学期的结束即告停办。田汉于教育事业的努力,也到此为止。此后他的精力,全部转移到写作和戏剧方面。

但不管怎样,南国艺术学院曾作为培养艺术家的摇篮,在短短一年时间里,为中国文艺界培养出诸如演员金焰、陈凝秋(塞克)、左明、唐叔明,演员兼导演郑君里、剧作家陈白尘,戏剧家赵铭彝,作家马宁,音乐家张曙,美术家吴作人、刘汝醴等。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令后人敬仰。南国艺术学院旧址于2011年12月被徐汇区人民政府公布为“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## 影坛“常青树”

● 虞金伟

最近一次看到秦怡老师的新闻,是关于8月8日在澳门举办的第30届华鼎奖颁奖盛典,秦怡老师以99岁高龄荣获“终身成就奖”。

我爱看电影。记得在上外校读书时,时常从小学部一楼翻窗而入贴隔壁的上财大看露天电影。在看过的秦怡老师参演的电影中,印象最深的是《铁道游击队》中她扮演的芳林嫂。小小的我除了对游击队员们的机智勇敢身手了得顶礼膜拜以外,也深深地被芳林嫂的美貌折服。记忆犹新的是其中的一个片断,芳林嫂被敌人跟踪,情急之下从腰间掏出手榴弹就往鬼子还是伪军身上扔了过去,结果手榴弹没爆炸,因为引线没有拉……

后来的某年,不知是美国还是欧洲的时尚杂志,亦或是权威媒体如《时代周刊》之类,评选出全球最美的50还是100名女性,秦怡赫然排名亚洲第一。

秦怡老师不止人美,人品更高洁。曾经看过一篇对她的采访文章,讲述了她生活中的几个细节。

生活中,秦怡老师为了照顾从小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,付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苦努力。儿子年轻时精神病一旦发作,甚至会抓着妈妈的头发打。这时候,秦怡只有大声地一边喊:“我是你妈妈”,一边尽力保护好自己。在她的不懈努力下,儿子的病情有所缓解,临终前终于为自己以前不懂事打妈妈向妈妈说“对不起”。

工作中,有一回在剧组拍戏,突然发生地震,很多人都匆忙跑出酒店房间,穿着拖鞋衣冠不整的大有人在。过了好久,秦怡老师才穿戴整齐地出现在大家面前。当被问到她怎么没早点跑出来,她的回答是,如果不幸遇难了,她也不希望自己留给后人衣衫不整的形象。

她年纪大了,身体某些器官的功能在退化。为了不给剧组添麻烦,如果要坐几个小时的长途车去外地拍戏,她会在出发前滴水不进。

秦怡老师最近的一部电影作品是拍摄于2018年的《那些女人》,这一年的她已经96岁高龄,但从面容上看,却仍尚在花甲之年。秦怡老师美丽了一辈子,命运却也对她颇有些不公。经历过不幸的第一段婚姻,在第二段婚姻中找回了幸福,却遭遇丈夫过早离世,儿子身患顽疾的磨难。但也许是艺术的滋养给予她无穷的生命力,她由内而外地抗拒岁月对她的摧残,活得如此顽强,如此年轻。

99岁秦怡老师一生创作了很多优秀角色,其中最成功的,是她严谨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——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。

秦怡一生坎坷,用大爱唱响一曲不老的“青春之歌”。秦怡身上所蕴含的精神力量,给我们以心灵的启迪。

愿她越活越年轻!



■ 富贵吉祥

梅海勇

## 又见大禹陵

● 金洪远

大禹陵,位于浙江绍兴城南稽山门外会稽山麓,相传是我国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葬地。结伴同行的表姐妹和兄弟道,长辈都说,北有黄帝陵,南有大禹陵,可见大禹陵在家乡人心中念念不忘是地位。

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和家人陪伴老母到此,抬眼望去,母亲口中念叨的大禹陵掩映在山麓茂密的林海里,一片颇有规模的古建筑群依山而立,气势非凡,端的是一派帝王陵园所特有的气概。一条山路在郁郁葱葱间逶迤而上,那时母亲年过古稀,加之病体刚康复,只能望高而却步,折道而回,慰藉了母亲“看看”的心愿。

没有料到,这次亲友的绍兴行气温奇高,37度的高温将牌坊上“大禹陵”三个苍劲红字炙烤的鲜艳夺目,蒸腾的热浪一阵阵迎面扑来,瞬间将沿着蜿蜒的山道逐级下山的一干游客汗流浹背而不止,几个表姐妹看着石梯印有957级的台阶瞬间打退堂鼓了,我们现在在山脚已经大汗淋漓了,这近千级台阶没有个把小时是打不住的……

十四人的故乡游的团队就我们三人义无反顾地继续向上攀登。只是难忘30年前陪伴母亲抵达大禹陵脚下,老人望高感叹那无奈的目光,只是想如果今天倘若

不能了却母亲的心愿,趁着腿脚还算利索,那以后还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成就老人埋在心底深处的夙愿。开弓没有回头箭,只有一个心愿:攀登!攀登!攀登!

好在山道两旁茂密的林木遮挡了烈日的暴晒,好在不远处的禹湖时不时送来清冽的湖风,让我跟着妹妹的脚步继续前行。行至500级台阶处,几个歇息的中年游客对艰难前行,气喘吁吁的我竖起了大拇指:老爷叔,精神可嘉!一番热情让座,他们告诉我到山顶还有一半行程,妹妹说,我们搀扶你慢慢走。

我当然没有被“搀扶”,歇息了好一阵,体力有点恢复了,我又亦步亦趋地跟随妹妹的脚步。不知道在青石板路上停停走走,走走停停多少次了,衬衣干了湿,湿

了干,终于拖着老腿登上了山顶。不是逞强,只是想,年已古稀,要攀登千级的石阶,也许以后更会力不从心,倘若今天不“博一记”,日后定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此刻我抬眼望去,但见高达20余米的大禹铜像巍然屹立于山巅,雄伟的身躯脚踏巨舟,手持木杵,深邃的目光俯视着脚下大地,那躬身劳作的形象让人油然而生敬意。想起了儿时晒台乘凉凉母亲讲过大禹治水的故事,想起了小学课本里讲述大禹以改堵为疏的创举,破解了历年挠头的水患难题,怎能不为先人超群的中国智慧在心里喝上几声彩。

山顶热风吹拂我湿透的衬衫,绿色环保的绍兴城尽收眼底,耳际传来祭禹广场浑厚而庄重的钟声……

### 乡情

● 刘希涛

夏夜

外婆摇起蒲扇

悠悠地

拍出一派乡情

外婆说,乡情

是枝头的花

是寻根的叶  
是屋后的竹林  
砍倒老竿  
还会爆出新笋

外婆说,乡情

是放飞的风筝

是勒进心灵的纤绳

是树上的知更鸟

到了时辰

就要打鸣

呵,乡情

是外婆手里的线线

把游子的鞋底

扎得紧紧

呵,乡情

摇在外婆手中

悠悠地,悠悠地

拂动游子的心弦